

纽约老兵节游行 观众喜欢法轮功

【明慧网】2019 年 11 月 11 日是美国“老兵节”（又称“退伍军人节”）。当天，第 100 届全美最大的老兵节游行在纽约市繁华的第五大道上举行。今年的庆祝活动盛况空前，美国现任总统川普出席了在麦迪逊广场公园举行的老兵节传统纪念仪式并致辞，这是美国总统历史性的第一次。今年也是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团体连续第 16 年参加老兵节游行，并再次成为本次盛大游行中的亮点之一。

盛况空前

今年的纽约老兵节游行队伍由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岸警卫队，退伍军人和现役军人、高中和大学学生以及军人的支持者等 300 个队伍组成，包括 150 辆花车以及 30 个巨型气球。游行队伍由 5 名游行总司仪的带领下，从麦迪逊公园出发，沿第五大道，从 26 街一直走到 48 街。2.5 万多名游行者和数 10 万观众热情互动，万人空巷，盛况空前。

老兵节起源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议的生效时间，即每年第 11 月的第 11 天的第 11 个小时。老兵节延续百年，体现了美国人对老兵的尊重和敬仰的传统精神。



▲人们都喜欢法轮功学员沿路赠予的印有中英文“法轮大法好”的莲花，警察也喜欢。



▲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军乐队，在纽约老兵节游行的主席台前红地毯上奏响了乐曲《法轮大法好》。

法轮功学员：把大法的美好带给民众

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由天国乐团、仙女队、功法演示队和腰鼓队四个方阵组成。由一百多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军乐队中，乐手们身着古代服装，威武英气，在主席台前红地毯上奏响了乐曲《法轮大法好》。学员们手持写有中英文“法轮大法好”、“真善忍”的横幅，队伍阵容整齐，成为游行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队伍所到之处，许多观众纷纷表示赞叹。

天国乐团周指挥介绍：“在美国，法轮大法有美东、美西两个天国乐团，美国大大小小的节日我们都去登场。每年 7 月 4 日的美国独立日，天国乐团都受邀到华盛顿演出。每一次活动，我们都把法轮大法的美好、‘真、善、忍’的美好带给美国人民。”

旗阵的法轮功学员莫哈丹是伊朗裔的美国人，他说，“我早上来的时候，看见许多来自其它国家的不同族裔的面孔，今天的盛况不仅仅为了美国，大家共同的努力都是为了捍卫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莫哈丹说：“法轮大法学员一直坚守着人类最基本的‘真、善、忍’普世价值，他们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在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没有信仰自由，遭受被共产党绑架、关押、坐牢、酷刑折磨、活摘器官等等不可想像的迫害，但这却使他们更加义无反顾地坚守‘真、善、忍’。”

民众喜爱法轮功队伍

老兵节浩浩荡荡的游行，持续近五个小时。看到法轮大法的队伍走过来，观众亲切地称呼“Fa-Lun-Da-Fa”（法轮大法）、“China”（中国），有的随着天国乐团的演奏和着节拍舞动。观众玛利亚说：“真的太棒了，我是来旅游的，完全没有想到能看到这么棒的表演。”

观众杰拉德指着天国乐团告诉记者：“超乎想象的好，很高兴在美国的游行上看到这么有秩序的团队演出，我们非常感激，他们的演奏非常棒！”

人们喜欢法轮功学员沿路赠予的印有中英文“法轮大法好”的莲花，纷纷主动索取。◇

从医院回来后，我天天念诵“法轮大法好”，儿子天天给我放师父讲法录音、录像和明慧广播，吃饭喝水一下子正常了……我很快就能自己翻身下地了，一个月后能炼功了，我的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时家人为我 准备了后事……



【明慧网】我今年 75 岁，1999 年初曾炼过法轮功，仅仅两个月，顽固的肩周炎就好了。

正高兴的时候，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迫害开始了，我大儿子和媳妇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他们先后遭到中共的迫害。我害怕了，放弃了修炼法轮功。

惧中共高压 险付出生命代价

2016 年 7 月，我由于心脏衰竭、双肾结石、甲亢、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缠身，生活不能自理，被大儿子接到家中。这使我有机会每天和几个同龄法轮功学员一起阅读《转法轮》（法轮功指导修炼的主要书籍），两天后我就停了所有的药，身体变好，一天一个样，逐渐我就恢复了健康，生活能自理了，也能下五楼买菜了，但是有时吃饭还是吐，但比以前强多了。

2017 年 3 月，由于警察在中共两会期间骚扰法轮功学员，我又害怕了，女儿接我到她家住几天，女儿和她婆婆不愿意我炼功，我就没炼。结果一到她家我吐得越来越严重了，吃什么吐什么，在她家挂了十多个吊瓶也不见效。

2017 年 5 月 12 日，我被送进了市医院。大夫说，我的那几种病都可引起吐，确诊不了。那时，我的血压只剩 30 至 40 毫米汞柱，完全靠升压针维持，一直住在抢救室，每天都是几千元钱的费用，两个胳膊从上到下扎得青紫色，全身疼痛难忍，每个骨节都是剧痛，神志恍惚。

一天晚上，大儿媳陪护，我拼命不停地喊大儿媳：“快把我扶起

来，我受不了！快把我扶起来……”大儿媳难过地说：“到医院就得听大夫的，大夫不让你起来，我们也不敢，大夫说你起来有生命危险，谁敢让你起来？在家炼法轮功时，你病都好了，没受这么大的罪，是法轮功师父在帮你。现在到了医院，你受不了……。”

这时我一下想到了师父，就拼命地喊师父救我，可是我的嘴好象被什么东西封上似的，喊了四、五声，我终于喊出来：“师父救我！李洪志大师救我！”连喊了几声，我喘气就顺畅了，疼痛也减轻了很多，天亮我就认人了，清醒了。

但清醒以后，我还是不悟，继续在医院治疗，每天依旧是几千元的药费，可是却越治越重。后来，喝水也吐，人瘦得皮包骨、吓人，体内的糖、血都超低，全靠打糖和打血浆维持。

后来我又转省医大医院，省医大医院拒绝治疗，结果又转回市医院。20 多天后，市医院的主治大夫找到我女儿说：回去吧，老太太现在全靠药物维持，没有意义了，器官都衰竭了，你们也尽力了。

孩子给我准备了后事，坟地、寿衣都准备好了，远近的亲人都来看我了。

起死回生 感恩师父再次救度

6 月 18 日上午 8 时，医生拔掉了我身上所有的检测仪器和升压针，我被抬回大儿子家。

大儿子打开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音让我听。午饭时，孩子买花卷、韭菜盒子等食品在我身边吃，他们知道我现在连水都喝不了，就

没让我吃，这时我突然感觉饿了，就叫大儿子给我拿个韭菜盒子，接过来一口一口地吃着，不一会就吃了一大半，也没吐，大儿子问我喝水吗？我又喝了三口水，也没吐，孩子们都非常惊讶，非常高兴。下午，大儿子就给我放师父的讲法录音，晚上我又吃了两块排骨，喝了一些水，也没吐。

从回来的第 2 天开始，我天天念诵“法轮大法好”，儿子天天给我放师父的讲法录音、录像和明慧广播，吃饭喝水一下子正常了，顿顿都能吃一盘肉，一直吃了 40 天，人也胖了，从那以后什么冷的、热的、软的、硬的、粘的，和各类肉类，全部能吃，一点不吐。

我很快就能自己翻身、下地了，不到一个月就能自己走路了。一个月后我就能炼功了，我的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知道这是师父改变了我的身体，是师父救了我的命，我永远感激师父的大恩大德！

我的头发曾在半个月之内，掉了百分之七、八十，头皮都见亮了。大儿媳说：“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是超常的，你就好好修炼一定能长出来。”我当时想，我都 70 多了，可能吗？过了半个月，我发现头皮见黑了，长了一层小头发，看着自己一天天长长的头发，乌黑光亮，鬓角只有少数白发，我再一次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

同年 11 月份，我 73 岁生日，大儿媳给我办了两大桌子酒席，来了 30 多人，亲人纷纷来看我，个个都感到惊讶，说：不可思议，太超常了。◇

新疆乌鲁木齐法轮功女学员邓莉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新疆报道）新疆乌鲁木齐市法轮功学员邓莉，多次被非法拘禁、洗脑、劳教、判刑，遭受酷刑折磨；因不堪邪党人员没完没了的骚扰迫害，被迫离家出走，回到原籍河南。在中共十九大前夕，新疆公安把她和姐姐邓翠兰（法轮功学员，已流离失所数年）列为“恐怖分子”，万里追踪追捕到河南项城。之后，邓莉一直颠沛流离，有家难归。

劳教迫害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邓莉踏上了进京和平上访之路。在天安门广场，公安将她绑架，送到昌平派出所。后被劫持回新疆，送到和田街派出所。当晚，片警张建坤把邓莉双手背铐楼道护栏上，还恶意把楼道窗户打开，外面飘着雪花，飕飕冷风吹过来，邓莉被冻得浑身哆嗦。第二天，邓莉被送到看守所关押。后来，被非法劳教两年，于二零零一年三月被送到劳教所。

送劳教所当天，有一个姓王的女警找邓莉谈话，利诱，威逼，让她写脱离大法的保证，她不写。晚上十点多钟的时候，队长巴晓梅，年轻女警袁婷婷，把邓莉叫出去，带到地下室，绑在床栏杆上，对她实施电击酷刑，怪叫声，电击之处，象被毒蛇咬着一样的剧痛。邓莉的双耳被电击的直流水。恶警又电击她的双脚。一会儿电棍没电了，巴、袁俩女狱警也打累了，喘着粗气在那喝水。喝完水，又开始对邓莉拳打脚踢，把她打翻在地。巴晓梅还用穿着皮鞋的脚，狠狠地踹在邓莉胸口上。

在劳教所的日子，邓莉每天都承受着精神和肉体的残酷折磨。她被几个吸毒犯“包夹”管着。这些吸毒犯都是累犯，本来就心灵扭曲，在狱警教唆纵容下，为了自己减期，更是心狠手辣，形同恶魔，对善良女子邓莉，每天不是污言秽



语的谩骂，就是拳打脚踢的暴打。为了迫使她放弃信仰，天天罚站，马步下蹲式。

邓莉左胳膊至肩膀被打伤后，一直疼痛，双脚溃烂不能行走，还伴有低烧，接下来吃不下饭，身体极度虚弱，呼吸都困难。狱警就让她到医院检查拍片。医生告诉狱警：病情很严重，胸腔已经积水。劳教所怕她死了担责任，悄悄通知她的家人，并敲诈三千三百元钱，说是“生活费”，给邓莉办了“保外就医”。

流离失所

二零零五年，中共不法人员又企图把邓莉送洗脑班迫害。在高压下，她的丈夫被逼无奈，向她提出离婚。迫于多种压力，邓莉只得离家出走，居无定所，饱尝艰辛。

冤狱四年

二零零八年九月，邓莉因发真相资料，被恶人诬告，遭翠泉路派出所绑架，关押在乌鲁木齐六道湾女子看守所被迫害，恶人不准亲人见面。后来被非法判冤狱四年，劫持到新疆女子监狱。

在新疆女子监狱，狱警强迫她看污蔑大法的造谣录像，体罚罚站，还强迫她写东西，强迫其“转化”。其间，狱政科长蒋新格，恶意加害于她，逼她咒骂大法师父，采用栽赃的卑鄙手段，把她关禁闭半个月。禁闭室是狱中之狱。半个月的禁闭，与世隔绝，在极狭小简陋的小屋里吃、喝、拉、撒、睡，其苦痛情形难以描述。

经历漫长的四年冤狱，邓莉恢

复了自由。回家后，也不得安宁，社区人员时不时的到家骚扰，连过年都没间断过。出门买个菜都得打招呼，走个亲戚，或上饭店与家人吃顿饭，他们都会跟踪，或打电话询问行踪，没有一点人身自由。

持续迫害

不堪邪恶的一次次骚扰，监视，绑架，不忍再一次次的连累亲人，无奈之下，在一个很偶然的的机会，邓莉辗转回到故乡河南。

新疆恶警始终没有放松对邓莉的迫害，将她列为所谓“恐怖分子”，实施网上通缉，对她家人、亲戚的电话都长期监听。二零一七年，恶警们行程万里，窜到河南项城，企图抓捕流离失所的邓莉姐妹。几个月内，新疆国保与项城国保狼狈勾结，采取跟踪、监控、窃听电话、暗访等非法手段，县城的大街小巷，法轮功学员的住宅附近，布满了便衣特务。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公安叫去恐吓，非法问询；有的被逼离家出走；有的因被怀疑与邓翠兰、邓莉有联系，收留过她，而被捕入狱。

好在邓莉姐妹有惊无险，躲过了恶警的魔爪。但迫害没有结束，身无分文的邓莉依然有家难回，东躲西藏，还要打工挣钱糊口。近年，中共对民众控制越来越严密，干啥都搞“实名制”，都得出示身份证。邓莉虽然带着身份证，却一次也不敢拿出来，通讯，打工，出行，住宿等等，都严重受限。

历经劫难的法轮功学员邓莉，对大法和师父的坚信始终没有动摇。对迫害她的邪党人员，她没有仇恨，只有怜悯。对善良的乡亲民众，她始终牵挂于心。她说：漫漫长夜将尽，佛光将普照于世间，福泽众生。个人的苦难算不了什么，唯愿善良的人们能明白真相，珍惜万古机缘，走出劫难，登上通向新纪元的法船！◇



行善与听劝

宋代的著名学者洪迈在《夷坚丁志》第九卷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史例，值得回味思考。

天下奇观钱塘潮，以8月18日为最大，人们乐以观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的秋天，在涨潮的前两天傍晚，住在江边的居民中，听到天空中飘荡着威严的话语声：

“今年应该在桥上死的人有好几百，都是些邪恶、淫乱或不孝敬父母之人。这些该死的人中，请你们按名册检查，现在还没来的，要迅速催促他们来；不在这名册中的，则要设法让他们赶快离去。”又听到空中有不少人连连回答：“是！是！遵命。”当地居民听闻后，互相转告。大潮来时，大桥塌落。善信者免祸，冥顽嘲讽者遭难。

正是：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在灾难临前，神佛慈悲，会以各种方式警示世人。◇

公安局书记找我做装修

我因坚持修炼法轮功，经常遭到警察的骚扰。我与丈夫做房屋装修工作，因为为人诚信，上门找我们装修的人蛮多，不曾想公安局的书记也来了，要把挣钱的机会给我……。

一天，屯里来了一辆黑色轿车，开车警察说着我的名字，打听我住哪儿？跑了几条街，没人告诉他，明白真相的乡亲们都在自觉地保护着法轮功学员。还有人跑来送信，让我快躲躲。

我出去对车里的人说：“我是你要找的人，你有什么事吗？”他说：“头一次来这里，打听个人都没人告诉，是你人缘差吗？”我说：“正相反，是乡亲们在保护我。”我问：“你知道吗，我是炼法轮功的。”那人说：“知道。书记家买了新房要装修，信不着别人，派我来请你，还说到这一打听就找到你了，没想到没人告诉我。”我说，“以往开警车来的警察都是来抓我、迫害我的，乡亲们都在保护我，所以不告诉你。”他说：“书记说你们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以后我也象乡亲们那样保护你。”我就答应去给书记装修新家。

来到书记家，书记对他妻子说：“要热情款待她，家里有啥好吃的都拿出来，中午要给做饭。他们不是一般的工人，是炼法轮功的。”

我跟他们聊天。我说：“共产党当初打天下时，不是许诺实现共产主义吗？啥时实现？”书记说：“当初说的好听，骗人的。”我说：“你们入党时不是宣誓：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吗？怎么贪污腐败如此盛行？”书记说：“那是喊口号，糊弄老百姓的。”我说：“你对共产党的了解比我多，我看了《九评共产党》才知道老百姓让党害惨了，你看过《九评》吗？”书记说：“没有，说什么的？”我说：“评论共产党的，非常详细，透彻，我明天拿一本送给你。”书记说：“好的。”

我又说：“2001年‘天安门自焚’，你知道吗？”书记说：“知道，内部在传，公安系统有些人员大年三十头天突然被派去北京，不知何事，回来说是在大年三十下午到天安门广场看了

一场火，就让回来了。”我说：“你看，公安事先就知道了。那完全是中共精心策划的，为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书记说：“你们什么都知道。”

我说：“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了，那时信息封锁。现在是网络时代，我有翻墙软件，可以送给你，你自己上网看看。我还知道神的事呢。”书记说：“吹牛不犯法。”我说：“我一点不吹，不象你们那个党，尽骗人，宣传无神论，不让老百姓信神。可我到当官家干活，家家都供着各路财神，你家不也没少供吗？”书记说：“我还说不过你了。”

我告诉他说：“你们入党时，举着拳头宣誓时，说要把生命献给它，有这事吧？这不就是自愿给共产党当陪葬吗。共产党干多少坏事你比我清楚，你不退出来所有坏事都有你一份，脱不了干系。”书记说：“谁都知道，没啥好结果，有什么办法呢？好在我快到年龄了，快退下来了。”我说：“当然有办法，要不怎么叫神呢？神佛只看人心，海外的退党网站，可以用小名、化名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三退），方法很简单。”

干完活临走的那天，书记不在，我问他妻子书记退党的事，她说翻墙看到外面的世界好惊奇啊，书记用真名退的，因他的名字是个大众化的名字，上网一查好多同名的人呢。她说，以后我们亲戚来，我们都给他们这样办理“三退”。我说：“恭喜你们三退保了未来平安。”◇



▲截至2019年9月退出中共邪党组织（党、团、队）总人数已突破3.4亿。图为海外华人游行中的退党横幅。